

向本科生調查和學習

梁洪生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近年來，我曾在一些場合說到我為本科生上課並作調查的做法；2005年還在《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39期推介過兩篇本科生畢業論文，並有專文談體會。這樣做，有時是情不自禁，有一種衝動想說想寫。因此有朋友開玩笑說，這是因為近年我得過一些教學獎，在上課中找到了成就感。我承認的確有這方面的原因，但並不盡然。現在熟識的朋友圈子裏，以50歲上下的人為多，給我的普遍感覺是都對上課越來越有心，越來越「想」上課，有時候辭朋友趕飛機急著往家，一問都是為了上課來著；見面聊天，也是時不時地提到發現哪個學生有悟性，屬於可教之人，準備培養其讀碩、讀博等等。仔細想想，恐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現在我們「上課」，不僅僅是「講授」，尤其不是「講完了就走」，而是希望影響更多的學生，希望帶出一些學生繼續「做歷史」，使越來越多的學生因為聽我們的課而引發新的思考，會感到關注「歷史」的意義超出「歷史課」本身，尤其是意識到平民百姓的歷史必須加意留心 and 發掘，包括他們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歷史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不容忽視——這樣的話，我們就把講課從「歷史專業」的課堂擴展到各種場合，而且可以面對各類專業的學生而同樣有吸引力。本文以下想說的，就是自己在全校公共選修課中，向不同專業的本科生做的調查及其收穫。

2003年下半年，江西師範大學開始設計和甄選「校本課程」。所謂「校本課程」，一般的理解就是學校認定有些「基本的」課程，本科生在校四年，一定要選聽一次。其地位有些類似於大學思政部或馬列室上的全校公選課，但要有更多的專業含量，而且是由各院、系的教師來講授。第一批有10門課入選，歷史系有「中國近代史」、「江西歷史與省情」兩門課廁身其間，

我從開始就擔任後一門課的主講，簡稱之為「省情」。從幾年來選課人數統計，可以肯定還有不少學生並沒有選「省情」課而照樣畢業，說明「校本課程」是一種「導向」，是一個「趨勢」而還不是「制度」。但對講授這些課的教師來說，則無疑是得到一個放大的講課空間。而且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就是在同一個課堂上，從大一到大四的學生都有，講哪些內容，如何講，很大程度要看教師的課程組織能力、講授的態度與技巧了。從2004年3月開始，「省情」首次開講，選課學生初為56人，後來實際上課者76人，包括11個專業。此後又在2005年全年兩個學期、2006年9月至12月先後講授三次，聽課人數在80至120個不等。因為選課人數增加，2005年開始又分出一個講課班級，由地方史教研室另一位老師講授。這樣，2005年以後每個學期選課的學生人數實際上增加了一倍，兩班合計，約有200至240人左右。

「省情」的講授細節茲不展開，只想提及兩點：一是講課內容逐步實現多媒體化，多用地圖，多用實地拍攝的照片，增強對學生的視覺衝擊，希望用最常見的圖景勾起學生對家鄉生活的記憶和情感。二是組織課程內容時始終遵循一個基本理念，就是從每個學生的日常見聞和生活相關的內容講起。如：一般要用一半以上的時間講授「江西地理環境」和「江西傳統社會生活」，其中要用一批地圖和照片來說明村莊的聚落形態、交通路線、集市、生產工具、廟宇、祠堂、民間崇拜等各種表現形式，以及家譜等民間文獻等。這樣講下來，效果是顯而易見的：江西師範大學的本科生通常約有四分之三來自縣城以下的基層社會，當上述內容出現在他們眼前時，可以想見他們起初的詫異和驚喜，以及隨之而來的熱情反應和複雜心態。在開講兩至三次以後，就在

課堂上展示以下的一份調查問卷，要求學生在半小時內呈交，由此而展開向學生調查的進程。

調查問卷一共有26項內容，第一部分是學生個人的基本訊息，不贅述。以下是關於「我的家庭」和「我的家鄉」兩大部份的具體問題：

- 1.1 家庭成員中是否有人在外地打工（有/無）？如果有，是何人？在何處？
- 1.2 在農業稅取消後，你們家還有其他的繳費負擔嗎（也就是還要上交什麼錢嗎）？如果有，要交多少？
- 1.3 家庭成員中是否有人信教（吃齋念佛/從事道士職業/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如果有，是何人？
- 2.1 如果你的家在鄉村，是平地？丘陵？山區？生態環境情況如何？
- 2.2 如果家在鄉村，所在的村莊有多少戶？多少人？幾個姓？哪幾個姓的人多？
- 2.3 如果家在鄉村，村裏是否還有祠堂（新/舊）？如果有，有幾處？
- 2.4 如果家在鄉村，村裏是否還有各種名稱的廟（新/舊）？如果有，有幾處？
- 2.5 如果家在鄉村，村裏是否還有比較集中的老（祖）墳地？
- 2.6 如果家在鄉村，村裏是否還有家譜（新/舊）？如果有，有幾部？分別是什麼時間修成的？
- 2.7 你自己上過家譜（就是名字被家譜收錄）嗎？如果上過，是在哪一年？
- 2.8 你家所在的村莊或鄉鎮出過古代或近代、現代的名人嗎？如果有，你知道他（她）的事蹟嗎？
- 2.9 你還知道你的家庭或你的家族的故事嗎？
- 2.10 在你的家鄉或村莊裏還有其他可見的歷史遺物嗎（如碑刻、牌匾、賣田賣地的契約、老的房子、古塔、古橋等）？

最後一項是：「你還有什麼希望訴說的事情或想提的問題？」末尾再留下我的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以便聯繫。

我記得有位社會學家講過以下的看法：一份好的問卷不僅可使填寫者增加知識，而且會因此

意識到一些未曾想過的問題。我不能說以上的問卷內容足以涵蓋一個鄉村社會的全部生活，但無疑可以瞭解到學生家鄉一些最基本的訊息，為我下一步的調查奠定基礎。還有更重要的用意在於提醒學生應該注意這些事項，倘若還沒注意過的話，請從現在開始，也就此闡明了我後面講課內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已經多次進行的這種當場答卷，還留給我一個揮之不去的基本印象，就是相比之下，那些地地道道在城市長大的學生，常常顯得比較「無知」——其實最後一問「你還有什麼希望訴說的事情或想提的問題」，主要是留給他們的發揮空間，希望他們可以舉一反三，寫出自己在城裏的見聞和家庭生活，但多數語焉不詳；有些人不僅沒有去過自己的老家，甚至在哪裏都不知道，折射了當代城市與「傳統生活」的疏離，以及城鄉之間某種程度的斷裂，也顯示出城裏孩子生活歷程的單調和「蒼白」，令人感到「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句老話今天可有一種新解。

接下來就是仔細閱讀這些問卷，這要花一些時間。因為除了借此瞭解和分析各種鄉土訊息外，同時也在盡量針對每個學生提供的資料線索，設計進一步調查的重點。當講課進行到三分之一時，在已經向學生講授一些基本的省情和鄉土生活內容之後，一個作為考試內容並佔50%分值的課外作業開始分派給每個學生，建議他們利用節日長假、雙休日以及用寫信、電話詢問等途徑，作一項題為「我的家鄉與家庭」的調查，然後寫成正式的文稿，不得少於3,000字。開初有些學生會驚叫字數過多，但通過老師的批、改和引導啟發，有相當一批學生最後交來5,000至10,000字，寫4,000字以上者甚為尋常。有的學生還先寫一篇，又再交一篇，並說明後面那篇不是要成績，就是想寫出來給老師看，題為《殤之痛》，講述外公、外婆先後喝農藥身亡的原因和經過，催人淚下，反映出當代農村老年人的生存狀態問題。另外，每次都有約十分之一的學生談到鄉村基督教傳播問題，都是以自己的親友長輩（尤其是女性）為個案，非常生動具體。倘若我把每次選課的學生人數及其家鄉分佈看作一種隨機抽樣

的結果，那麼鄉村信教人群的比重如此之高，就成為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學生課後發來的郵件有如下表達：「謝謝您對我們這些平凡人的故事那麼上心，誠心的！希望可以一直這樣，我認為這樣很好！」這是他們能給教師的最好肯定，也是本課很想使學生在日常關注和情感投向方面有所受益的地方，我將此歸納為「讓學生自己寫自己、讓學生把他們的生活環境和成長過程告訴我們」的教學互動。讀之，起碼可以增加對當代世情百態的瞭解。而不少學生通過文字和課後面談，表現出來的情感變化和對良知的反思，則無疑是其精神層面得到的某種豐富。

此外，每次必定有一些學生寫的文字，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或研究線索，這也是本課在設計時希望有所回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此可以把「鄉村調查」的「面」一下子擴大若干倍，「廣種」定當有所收穫。實際上，每次都有一批資料可說是我們未曾想見，令人喜出望外的。為了擴大這種成效，同時也是避免學生取巧，我對學生「不寫什麼」也有一個越來越明確的規定，就是

不把篇幅放在地方的工農業發展指數、財政收入和「業績」上，也不要寫當地的旅遊風光和景點，以杜絕少數學生利用現在越來越普及的「政府網站」做一些資料下載，一天之內交差了事。我是有意識地「擠壓」學生抓住課程給予的這個機會，寫他最熟悉、最有感受、最容易介入、最不為人所知、「天下唯此一家」的那些內容。而我給學生的明確承諾是：所有寫成的資料，即視為家庭隱私，決不發表和公佈。如果資料可貴有利於研究或希望公佈於眾，一定要事先告知撰文的學生並徵得其同意。所以，在第一次課堂問卷中要留下學生的電話和電子郵箱，就是為日後的聯繫做準備。

以下，我在徵得兩位學生的同意後，公佈他們所寫的文字，以說明我如何從中學到從前空白的知識並由此關注過去未曾注意的問題。《洪災記》的作者為葉修忠，化學專業04級學生。文章我不作刪改，有文字錯訛處我以括號加以標註，我認為尤其生動和有價值的記述部份，會以斜體字以示強調。

《洪災記》

我的家鄉地處贛西北地方一丘陵谷地，由於瀕臨鄱陽湖，常常鬧水災，有「五年三澇」之說。「五年三澇」我沒經歷過，但「三年兩澇」卻是真正有過的。其實我們這裏幾乎每年夏天來臨時都會發點小洪水，都有成片的莊稼被淹。這裏所說的澇是比較大的洪水。

1993年夏，發了一次洪水。那一年我8歲，讀二年級。家裏那時正在蓋房子，新房子是在拆了老屋的基礎上蓋的。老屋是爺爺手裏蓋的，木結構，外圍的牆是用土夯的，比較大，用現在的標準來說是「四室一廳」，即中間是廳堂，兩邊各兩間房。分家的時候二伯與我爹便一人得了一邊，共一個廳。由於老屋年久，我爹便將我家那一邊拆了蓋新房，一家人就借住在二伯那一邊。

（爺爺手裏還蓋了一所新屋。那時爺爺在大隊裏當了一個幹部，生活還好，兒子們都大了，手頭又有節餘，便蓋了這所新屋。新屋也是木結構的，屋柱下面有石墩，風火牆，即外圍的牆是青磚裏面用土夯的。佈局跟老屋差不多，也是四室一廳的。分家時大伯與細叔便一人一邊了。大伯早年去部隊當兵，復員之後在縣糧食局工作，家也安那了。細叔後來也另外蓋了一所新房子，於是二伯便將那新屋買了過來，老房子便放在那擱東西。）

房子蓋好了，正在打粉刷的時候，洪水來了。這水一直漲倒〔到〕要淹到我家的新屋地基才止住了。我家的地勢在全村算高的了，此時已有好多人屋被淹了，有的甚至可以在屋裏面過船了。而二伯我們借住的那一邊比我新屋這一邊低許多（我家新屋建的時候地基加高了），地面上都可以見水了，土牆由於浸泡也倒掉了。我們小孩便搬到二伯家住，爹媽就著屋架用篷布攔了起來，仍然住在裏面。我們打粉刷用的石灰被浸在水裏了，要用時便由我

爸的徒弟到水裏面去掏，真是苦不堪言。但也有一樣好處，就是打粉刷用的水不要在自己挑了，就在腳下。這次洪水在我的記憶裏就這些了。

一年之後，即1995年，洪水再次來襲。這次洪水比1993年的小一些，離我家屋基還有半米多。基本上說來，這一暑假我是在歡樂中度過的，一點〔也〕感覺不到大人們焦慮和擔憂，我學會了一門本事——劃輪胎。那是有一次我到一堂伯家去玩，他正在教他的三個兒子在劃輪胎（洪水剛淹過他家門前的幾級臺階，離他家還有半米多）。看見我來了便叫我來試一試，於是我便走上前玩了起來。凡事都是看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沒想到這東西也這麼難。你一不小心，它就在原地打轉。經過堂伯的指教及自己的摸索，我才知道關鍵在於保持兩手用力的大小，比如說，你要直行，用力就要一樣大；你要向左轉，右手就要用大一點力（所謂的輪胎，就是汽車的內胎。往中間放上一個大小合適的盆子，就可以坐人了。再在手裏拿兩塊木版〔板〕，就可以划水前行了。）這次洪水留給我的記憶也就這些了。在洪水過後，二伯將他的那一邊老屋拆了，做了菜園。又在旁邊買了土地，蓋了一所小房子。

這就是我三年之中經歷過的洪水了，在我腦中的印象不是特別深刻，趨於淡忘。聽老一輩說，1954年那一場大水才叫大呢，好多人家屋頂都被淹掉了。我們家當時是到離我們村有五里之遙〔遙〕的吳家塢借住。至今猶令人記憶如新。我當時便感歎，這麼大洪水，屋頂都淹掉了，這什麼概念啊。沒想到不久之後，我就見到了比1954年更大的洪水。

1998年，洪魔在蓄精養〔養〕銳之後再度捲土重來。這次洪水堪稱百年不遇，只不過它令我見識的不僅僅是它的壯觀，更多的是它帶來的滿目濁黃的荒涼和對人民生命財產的摧殘。

發大水的初期，大家還只是當它跟93、95年的一樣，不怎麼在意。只不過一天爹叫我們幾個小孩到姑姑家躲洪水，說是由於外河的水位太高，大河池要開開放水進來，到時水位可能突升。我一開始不肯，要在這看洪水。最後還是在爹的押送下收拾東西去姑姑家。只見一路上都是大人送小孩躲洪水的，還有的人將家裏的牲口也往親戚朋友家裏趕，也有搬家具的。到此時我才意識到這一次也許與前兩次不一樣。

在姑姑家呆了有將近二十多天吧，有一天，姑姑回來對我說，她剛在我們那邊回來，好大的水，好多人家屋頂都被淹掉了。我心裏就一動，不知是興奮還是難過，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吧。盼望看到這麼大的洪水，但又不希望這是真的。我便要求回去看，姑姑不准，說沒什麼好看的，到家的路全被淹掉了，一個人去看危險。我此後便常常盼望回去。

過了幾天，爹媽來接我們回去看看。在回來的路上，爹媽告訴我：就在我走的那一天晚上，水位猛漲三尺多。我走的時候水還在屋基下，第二天廳堂裏就有兩尺深的水了；爹媽一晚沒睡，忙著將家裏的東西望樓頂搬；那天夜裏還聽到有人哭，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第二天才知道是鄰居玲香孀在搬東西將油罐打翻了，一罐油全倒進水裏了；隔壁細奶奶家的老土房子靠我家的這邊牆壁給浸倒了，將我家牆壁砸出一條大裂縫，還好沒倒；在此後幾天又忙著幫二伯搬東西（堂兄姐們全在外打工）；現在村子上沒幾戶有人家住，大多在新葉村借住，二伯也是，而我父母為了看守東西，便在樓頂上搭了棚子住。還告訴我一件大家茶餘飯後〔作〕談資的事，遠飛伯伯不相信洪水漲的那麼快，在我走的那天花錢請人將他還沒淹到的稻子收割了，準備第二天挑回去。沒想到還沒到第二天就連房子都被淹了，稻子自是沒指望了，白花了錢。

一路上走著，便到了新葉村（我所在的村叫老葉村。新葉村是1954洪水之後自老葉村搬出去的）。然後我們小孩便搭乘別人運東西的船回家，爹媽則是劃著輪胎去的。這時，我看

著周圍濁黃的水，漂浮的犧牲口，各種的垃圾雜物，周圍忙著拖運東西的人們，第一次感覺到洪水是多麼的殘酷無情。

之後，我便留了下來，我姐妹仍回姑姑家。在家的時候我基本都是呆在樓上的，而爹媽則經常劃著輪胎來來去去忙碌著。我在這時有一個發現，就是輪胎在我們村幾乎被普及了，有的家庭甚至有四個之多。我問爹媽怎麼這麼多輪胎啊。他們就跟我說這些輪胎都是自己買的或者朋友送的，它們的用處可大著呢。你可以坐著它在水面來來去去；你也可以將兩個輪胎用木版〔板〕固定好，做成木排運東西；還有的人坐著它去放魚呢。簡直就相當於船了，而又有它的優點：比造船經濟，便於存放，不用的時候將氣放掉，隨便扔哪個角落，要用的時候充一下氣就行了。

也有幾次跟爹媽劃著輪胎去借住在新葉村的同房下的族叔伯們那玩。在閒聊之中常聽他們感歎這次洪水之大，說生平僅見，但談話之間卻很少見他們流露出悲傷焦慮之情。有幾次聽他們談起洪水之後搬遷的事。每次他們都很熱情地挽留我們在他們那吃飯。吃飯的時候，有人開玩笑說，不發洪水時天天吃菜，發洪水反而天天吃魚。大家便一齊笑起來。在幾次走訪中，我發現大家好象〔像〕比以前跟〔更〕熱情，更關心他人，鄰里之間常歡聲笑語，大家也更團結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共同抵禦洪魔的需要，但願這種情景能一直延續下去。

洪水最終還是退了。然而給我們留下的卻是一片殘垣敗壁。到處都是淤泥，到處都散發著腐臭。大家搬來之後首要工作就是打掃衛生了。我家為了沖洗地上、牆壁上的淤泥足足花了兩天時間。然而最主要解決的還是吃水問題。全村已經沒有一口可以喝的井水，大家仍需回新葉村挑水喝。但這不是辦法，聽說漂白粉能消毒，大家便都去買漂白粉來撒；也有人將家裏井掬〔乾〕充洗了一遍再撒石灰粉的。折騰了一個多星期才算喝上了自家的井水。

這次洪水對大家造成的損害是巨大的。為了避免再次受到洪魔的襲擊，我村在上級的指示幫助下開始了移民搬遷。如今已過去了八年，在這八年之中，未出現過洪澇災害。而我們搬遷的房子也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不管它們怎麼變化，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們不會再因洪災而興毀，而只會越來越美麗。

這篇記述不足三千字，給我的震撼則很強烈，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因為我自1992年冬季開始，多年去鄱陽湖邊的吳城鎮考察並有系列研究，那是清代著名的江西四大商鎮之一，近代以後日漸衰敗。那裏遭受水淹的場景我見過多次，尤其是1999年7月初，我與華南近40位朋友就是在洪水幾乎淹沒其半的時候，乘快艇改道才完成對鎮區的考察，相信還有不少同仁對那次所見的「一片汪洋」以及許多屋頂和電線隱現於洪水之中的景象記憶猶新。葉修忠的具體描寫再次把我帶回那方天地，使我更強化了一個理解瀕湖地區民眾生活史的基點，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幾乎每年都會「週期性地被打斷」，再加上血吸蟲為害，所以生存成本特別高。而1998年大水對鄱陽湖區社會生活的影

響巨大而深遠，其中積極的後果之一，就是葉文結尾提到的移民建村（鎮）。這個過程所伴生的弊端他沒有提到，而且文章也難免帶有「前途是光明的」的老套結尾。但他的一個基本結論是符合事實的：「不管它們怎麼變化，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們不會再因洪災而興毀」。

二是因為我插過隊，曾作為「搶險突擊隊」一員上過大堤，並目睹過大堤倒塌的那一瞬間，決口處幾分鐘之內撕開幾丈長，渾水呼嘯而下，堤上的農民用下挑土的畚箕轉身就向下游跑，想趕回家裏多搶救出一點東西。但是我沒有見過在洪水到來之前家長把孩子紛紛送往親戚家躲避的場面，葉修忠的經歷說明湖區人的親戚關係（包括我們熟悉的「通婚圈」之說）有特殊的意義，由此我們也許可以聯想到傳統社會中人們面臨各

種災變和動亂時，可以採取哪些基本的對策。

三是葉文寫的一個細節幾乎未入史學家的法眼，那就是湖區人群的飲用水問題——他對災後洗井和施放漂白粉的記述，不僅說到了打井取水的重要性，而且還提醒我們習見的「救災」和「災後重建」背後，在一個農民那裏，有哪些具體的事情要做，而且有些事情不屬於官家的「賑濟」和「支援」範圍，他們必須自己來面對和解決——從計劃到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另外我還相信，包括吳城鎮在內的瀕湖地帶，人們是喝井水還是直接飲用湖（池）水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或與居住的空間分佈有關，或牽涉到社會階層和職業的不同，也許還要考慮到有時間先後的變化。但無論如何，我在以前見到的文字「史料」中都沒有看到對這個問題的記載，葉修忠的確教了我一招。

以下，我再引用道光二十九年修的《新建縣

《水災記》

己酉五月二日，自省垣回里，長老遮說：「我等去年倖存，今復大水，必難逃命，聞有志當記，請詳之，俾後知此慘。」聆言酸鼻，太息記之。

彼蒼非不好生，而洪鈞之所運惟理與氣，氣之所盪即理，亦有不及持。道光戊申三、四月間，大雨連綿，漸至大水。初則漲添汨汨，屆七月，象極滔滔。南望江城雄峙，才如堤障；北顧望湖亭上，恍在湖水吞吐之間；東面浩渺無涯，若隱若見，錯雜魚鱗，則村落貼於水面。瞥見菰蒲掩映，則樹杪飄泊水中。至圩堤邱墓，舟楫過之，杳不知其安在。西眺厥原，方為高岸，而濱江一帶仍有懷山囊陵之狀焉。計此水固由章貢東趨，而從九江氾濫為更甚。當夫風恬浪靜，已如寄生於一葉之舟，慘矣哉！七月中旬之三日，狂風偪，數萬家之哭聲相接。波則盪乎屋簷，浪則掀乎屋脊。廳廚堂室洶洶乎，無非窾坎鏗鎔聲。危樓匉匉而相壓，疊架湮齷而相沕。一切器物並棺柩之類，懼更衝擊棟楣，忍先推出，甘付瀆淪，以圖苟活。而屋卒不保，淙瀉相礮，轟然傾頽，長幼同逝。亦有預求一線之延，倉皇縛網戶送婦於飛滂，要非有廡空可泊；亦有挾孤木負嬰兒隨浪升沈，父不能支，兒亦尚安能劍（梁注：縣誌原字如此，疑或為「殮」之誤）汝。由是屍之蔽於江者，或散或連，連者多至一十七。其屋之卷於洪濤播於泆滌者，或大或小，盪至別村，撞覆將傾之宇，其排擠更逾乎計慮之中。凡茲險難，難罄形容。嗣是倖餘殘喘者，輒效鴻飛，嗷嗷數月，迨迭蒙賑恤，以為明年當不復遭未有之奇災矣。己酉初春，牛種全無，諸農具之已付東流者，悉巧於戚誼買置。然而圩堤未及修築，則不必如戊申之水。兩、四月間多雨，上下水發，田苗已淹，民居已浸。種既空擲，牛不能留，諸農具貿易，柴米並無地可售。兼之穀價騰躍，過於戊申。五月上旬，所云從九江氾濫者，勢幾與戊申埒。懼有如曩之三日狂風，船載轉徙者，日不下數百家。乃至六月上旬，水更高三四尺餘。蕩析殆盡，村落幾杳無爨煙，覆溺無蹤，流離更多，不知所往。亦有倚山與城，搭篷以伏，雨則淋漓於泥中，晴則熏灼於烈日，疫蒸枵腹，哭死誼生。

誌》中的一篇《水災記》，與葉文加以對照——我堅信這個學化學的本科生從來沒有讀過清人寫的這篇《水災記》，而二者在細節上的許多記述相似，一是映證了葉修忠的記錄屬實，二是由此得知近百年來湖區普通民眾在遭受水災時面臨的困境基本一致。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848—1849），長江中下游連降大雨，引發流域性的洪災，贛江下游及鄱陽湖區受災極為嚴重。撰《水災記》者塗蘭玉，字含白，新建縣樵舍鄉橫江村人。弱冠入邑庠，應鄉試二十次竟不售，遂致力於經史訓詁，名物考證，道光二十九年修《新建縣誌》時任主纂，故對這次大水災有即時實錄，也是鄱陽湖區諸縣誌書中記載此事最為深切和悲慘的代表作。此文後半部分，進而討論上游濫伐樹木如何導致水土不保，遇淫雨即易成災，省略不引。

而哀籲之情，又不欲遽達，以重煩舊章之輾轉費力。嗚呼哉，更可悲已！下鄉固慘不忍言，即上鄉自瑞河口、黃白、新塘等湖，善政、洪崖近江等處，亦為下水所隈，兩歲田禾俱淹，而猶或疑其成熟，此其災又忍言乎！……

惟恐篇幅太長，我將同樣堪稱佳作的另一篇學生文章附於文末。我相信人們只要細讀此文，都會覺得這個名為「草坵打仗窩」的村莊歷史實在具有「傳奇」色彩，完全值得做一篇大文章——清中葉以後越來越明顯的「地方軍事化」傾向，現在已成學界共識，甚或變為套話，耳熟能詳。但究竟其過程是怎樣發生的？社會要投入多大的成本？地方上有哪些力量在推動？包括火器在內的兵器從哪裏來？等等，都是一些更須深入的研究課題。而該文讓我們看到進行此類研究的一種可能，提供了一條可遇而不可求的重要線索。當然，其歷史是否可以上溯到太平天國或晚清，還很難說，但希望至少可以討論1920年代的「團丁」和「土匪」的糾葛，紅軍與白軍戰爭背後的社會生活史等等，因為還可以寄望於一些老人的口述和回憶，以便梳理出一些比較可信的脈

絡。另外，我也對2000年的那次「打擊」把這個村莊的傳統生財之道完全切斷的說法，持懷疑態度。現在我已經在指導作者以之為本科畢業論文的基礎，而給他的第一個有待深入調查的問題，是搞清楚長期以來村裏人做火槍的鐵是從哪裏來的——絕不會如文中一句話說得那麼簡單，可以懷疑村民中或許有專門的人員負責外出收（購）鐵這種重要而並非易得的金屬材料。隨著調查的深入，也許問題還會越來越多，這是後話。只要假以時日，只要作者是個勤快人，只要他越來越會提問題，找資料，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篇更精彩有趣的論文將由署名「邱羅生」的歷史系本科生來發表。

今年3月起，我又開始新一輪的「省情」課講授，一共120名學生選修，又可以做一番調查和學習了。

〔附〕《草坵村制〔製〕銃雜談》

制〔製〕銃的歷史很悠久，我國在宋代就有了銃的雛形，到明代火銃開始大規模的裝備軍隊，我家的制〔製〕銃史也是始於明，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只能從先輩的口耳相傳中，瞭解大概的經過。

我家住在南康市橫寨鄉草坵村，村子比較大有五、六千人，位於南康的西面。因為村子比較大，所以分為十幾個小組，我家就屬於其中的風樹組，也叫草坵打仗窩。四面都是山，比較有名的是猴子嶺，還有一條無名的小河從屋場前流過，整個屋場有四百多人，一百來戶人家。以前百分之八十的男子是會〔做〕銃的〔，〕那時屋場裏處處可聽見打鐵的聲音，處處可看見滾滾濃煙，家家都有打鐵的作坊。

聽我家裏人說，我們邱姓的祖先是從福建搬到信豐，再搬到現在所住的地方。在福建時，我們的祖先就是打鐵的，那時就會造簡單的銃了。我個人認為是不是跟抗倭有關，因為我國正是在明朝抗倭的時候，才認識火器的作用，並且大規模地運用火銃，而當時火銃也是在繳獲日本鐵銃基礎上加以改良製造的。族譜上記載當時在福建時（具體的時間、地點都因為沒時間回祠堂查，所以沒法知道），人口比較多，且因為會制〔製〕銃，所以比較蠻橫，和鄰村的另一姓產生了矛盾，並且經常發生械鬥。雙方終於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械鬥，那是那一姓過節拜祠堂時，我們的男姓〔性〕祖先突然衝進來，用火銃、弓箭、刀劍把那一姓的人殺得血流成河。事完後，他們也呆不下去，只能舉村搬遷。剛好，信豐那裏有一支邱姓的同宗，人丁稀少，常受別姓人欺負，所以我們的祖先搬去那，其中的一部分定居下來。但

因為人口太多，土地不足，另外一支就搬到了我們現在住的地方——草坵村——打仗窩。之所以叫打仗窩，顧名思義，當然是經常發生械鬥，且土匪橫行，所以當地人男丁越來越少，而且常常擔驚受怕，這樣就產生了急需要外地強悍的人搬進來一起生活增加防禦能力的想法。而我們的祖先剛好符合，所以兩姓人結合在一起。當地人大都姓楊，男丁稀少，所以我們的祖先一到那，就大規模迎娶楊姓女，一方面加深兩姓人的感情，減少他們的排斥情感，畢竟大家都成為親戚了。另一方面，慢慢同化他們，使邱姓一姓獨大。效果是顯著的，經過一代代人的同化，加上他們楊姓的男丁忽然染上一種奇怪的傳染病，這種病只在男丁中傳染，女人沒事。沒經過幾代，楊姓就開始大規模死去或遷移到別的地方去了，到現在只有兩戶人是姓楊了，其他的都姓邱（這是不是我們祖先的陰謀，無從考察）。

我們的祖先就在草坵打仗窩定居下來，並利用打鐵、制〔製〕銃手藝生活得有滋有味。到解放前，我們的祖先已經會造左輪手槍、單打一長槍，雙杆鳥銃等一系列土槍，在當地也有一定的勢力。槍械大部分賣到廣東、湖南、贛南等地，這些武器大都被土匪、團丁、獵人所買。他們有的買來打獵，當時不像現在那樣野獸稀少，山上還有好多野獸，像獐子、鹿、兔子，還有老虎、野豬等猛獸，所以獵人對這些土槍的需求量還是蠻大的。另外的，就是買來打人或防止被人打，像土匪和團丁。

制〔製〕銃的工藝不是很複雜，卻需要熟練的鐵匠和複雜的工具。銃有很多種製作的方法，同時隨著社會的進步，技術的升級更新，銃也越做越好，越做技術含量越高〔原文如此〕。現在我們就較原始的制〔製〕銃方法作下簡單的介紹。制〔製〕銃得準備大量的工具，不過大部分都是打鐵的工具，比如鐵砧、鐵錘、風箱、銼刀、絞刀（金屬切削工具，用來使工件上原有的孔光潔或直徑擴大）滾軸、鋼鋼、鋼芯（自己用普通鋼精煉而成）。同時，還要有原料——鐵、銅、燃料。鐵比較好解決，我們那一直有固定的鐵供應，所以不用怕沒有鐵，只需把鐵煉成鋼就可以了。至於燃料，最好是煤，但有時沒有煤，木炭也是不錯的替代品。銃最重要的部分，莫過於槍管了，因為槍管必須厚薄均勻，且內部要光滑，要不然特別容易炸膛。所以一般槍管是用鋼管代替，鋼管在以前沒有大規模應用時，一般由自己打造。打造鋼管要用最好的鋼材打造，鋼管管壁要用厚薄均勻，而且鋼管的接口要結實，就是用錘子砸也不會開縫。最難的一點就是要求管子很細，最多只能把小拇指插進去。所以一般的做法是把鋼煉好後，用滾軸將它壓成薄鋼片，然後用鋼鋼截取所需要的寬度和長度。打造時，只要將鋼片保持高溫，在其中放入鋼芯壓成管狀，並且用鐵錘沒有〔原文如此〕停的錘打，使它們的厚薄均勻，然後將介面修一下後，再澆鋼水封口。抽出鋼芯之後，再將鋼管過一次火，讓接口所澆鋼水和原來的鋼片相融合，這樣，以後再使用時就不會開縫了。過火時，將鋼管豎直另起，放入爐箱中既〔即〕可。鋼管弄好後，要用四角方方〔原文如此〕的絞刀塞進管子裏絞，使其內部光滑，不出現凹凸不平的情況，保證以後不出現炸膛。鋼管的一端要封上口上，而在離封口端一寸處，要求開一分直徑的圓孔，所以在澆鋼水封口時留下一分不澆，用鋼鑽鑽出一個雛形，過火後修整一下，就成了。至於封口也十分簡單，只要找塊鋼片用鋼水焊上就行，此處的封口一定要結實，後面還需要焊上鐵片，鐵片上要有兩個並排的孔，將來要在上面裝木柄。鐵片垂直於鋼管表面，與圓孔成九十度夾角，當用手握住鐵片上所裝的木把後，小孔剛好對著右邊的外側，既〔即〕使有火焰噴出，也不會傷到自己。這就是銃的雛形，其實這樣的銃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易壞，射程不遠，不安全。還有一種更加麻煩的制〔製〕銃方法，主要是在槍管上有區別。它先製造一段鐵棍，再用鋼芯做鑽，用特製的工具在其中間鑽出一個空心來，再焊接成一米左右的槍管。這樣射程遠，精度高。

不過耗時太長，耗費太大，一般不做，因為划不來。後來又在連發槍的技術基礎上，發明了雞頭。雞頭有彈簧與扳機相聯，射擊時把雞頭提起，然後扳動扳機，使雞頭撞擊火藥，使火藥在瞬間燃燒。

這些槍械一般都是定做的，除了樣槍，它們完全按照顧客需要來做。槍膛裏的火藥一般由硝石、硫磺、木炭等合成的，比例是固定的，用量也有講究。但因為時間有限，沒有打聽清楚。硝也有黃硝與黑硝之分，由於效果和經濟等方面的原因，一般人只採用黑硝。至於火藥裏添加的成份，由〔有〕很多，比如鐵沙〔砂〕、鐵甲（就是廢鐵頭鐵角〔腳〕等打鐵時產生的下腳料）、山子（恐怕是鐵珠等較硬的東西構成，具體的什麼也不清楚），等等。由於用途的不同，添加的東西也不同。像團丁、土匪這些用銃來打人的就加鐵沙〔砂〕、鋼甲等東西來增加攻擊力，像打鳥的則主要加鐵沙〔砂〕、山子，來增加攻擊面積，而像打野豬、老虎這些猛獸則不但要鐵沙〔砂〕、鋼甲等，還得稍微加重點分量。到2000年，還出現了加鋼釘頭的，這樣的攻擊效果明顯增加。聽別人說（我沒親見），添加鐵沙〔砂〕、山子等增加攻擊面積的，在近距離內可以把人的腹部打空，添加鐵甲、鐵沙〔砂〕，甚至於後來的鋼釘頭，可以在遠距離打穿人。

這些銃因為成本不是很高，所以賣得〔的〕價錢也不是很高，但如果供不應求的時候除外，像解放前一杆鳥銃要賣到一百個大洋，很多人就靠造鳥銃娶妻生活，我奶奶就是我爺爺用造銃的錢買的，當時各村各戶都以把女兒嫁到我們屋場為榮。到毛澤東時期則是二十多元一杆，需求量雖然少了，但仍有不少定單（按常理來說，應該是不允許做了，可為什麼還是源源不斷地造出來，賣出去呢？我問了我父親，可他也不知道，只說是用來打獵的）。到2000年時，則是一百到二百元一把。

關於銃的故事有很多，我只選其中的幾個談談。聽先輩說，讓我們屋場裏的鳥銃遠近聞名的就是那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太平天國。正是這場影響巨廣〔大〕、涉及範圍廣大、持續時間長的農民革命，使銃這種武器煥發了生機。先輩說，當時太平天國運動影響到了我們屋場，由於自己會制〔製〕銃，所以無論是太平軍還是清軍都不想招惹我們，這就使得我們有點像二戰時的美國，大肆出售火銃，大發戰爭財，同時也打響了名聲，讓更多的人知道了我們屋場會造火銃。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貪官污吏橫行，百姓民不聊生，使得處處有土匪，有土匪就有保護有錢的人——團丁，而這兩類人都需要武器，這就使得制〔製〕銃這個行業越來越有前途（錢——梁注：原文如此）途。紅軍時期，對火銃的需求就越來越大了，當時的紅軍對武器的需求可是永無止境呀，再加上白軍對紅軍的封鎖，紅軍就是有錢也無法從外面買到更好的槍。這就使得他們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火銃，也就是土槍了。我們屋場剛好位於紅白軍的交界處，而且大部分時間位於白區內，原料不是問題，所以大量的火銃從我們屋場流出，在紅軍那換來大量的大洋。也就是在此時，仿造成了左輪手槍、單打一長槍這些可以用子彈的後膛裝槍械。一直到解放前，我們屋場的銃都是遠近聞名，並且賣到了一百個大洋一杆的天價，就連我們那最大的土匪——張南洋也一直對我們的銃情有獨鍾。張南洋是一直活躍在贛南的巨匪，他一方面勾結蔣軍，成為縣保安隊，同時，又經常客串土匪（不能說是客串，本來就是）燒殺搶掠，他是手下就有很多是拿著我們屋場造出的銃，後來這個巨匪被解放軍在大庾山殺了。

解放後，政府不允許再造槍，我們屋場的很多人開始改行，我爺爺就是那時開始改行修縫紉機。但因種種原因，制〔製〕銃的人家還是大有人在，並且一直持續下去。文革時，我們縣還有很多參加武鬥的紅衛兵手裏拿著我們屋場造的銃。文革後，國家下令收繳全國的槍

只〔支〕，包括銃，同時勒令我們屋場的不許再造槍。這樣，屋場裏的大多數造銃的人開始轉行，或耕地，或做小生意，或打鐵。但同時，也有很多人為了利益或不想祖輩相傳的手藝就此放棄，繼續造銃。這時的銃大多以鳥銃為主，主要是提供給人們打獵用的，威力不大。

2000年發生的一件事，終於使我們屋場的人不再造銃了。那是兩夥黑幫在我們縣裏的唐江鎮展開大規模的械鬥，雙方都大規模地運用了銃，這些銃都是短管的，近距離殺傷力巨大，死了好幾個人，傷得〔的〕就更多了。當時的公安局順藤摸瓜找到這些銃的出處，就是我們屋場。十幾輛警車開進我們屋場，大規模地搜捕，結果搜出了大量的火銃及制〔製〕銃的工具，並且抓了好幾個人，其中的幾人後來還被判了刑。這以後，再也沒誰制〔製〕銃了，就是現在我們去問也沒有人再會去想這些事。制〔製〕銃讓他們紅火過，也讓他們傷心過。至此，這項相傳了幾百年的祖傳手藝就算是絕跡了。

活動消息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合辦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

第四十講

主講：焦大衛教授（Prof. David K. Jordan）

榮休教授，加洲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人類學系

訪問學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中國北方的婚嫁安排

日期：2007年4月11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30-9:30

地點：中山大學馬丁堂二樓多功能廳

互聯網與人類學的實踐

日期：2007年4月1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二樓講學廳